

台北彌陀寺

淨良長老法脈源流研究（下）

釋堅如

四、禪宗法脈師承源流

佛法如水，法脈如源。禪宗自初祖菩提達摩來中土傳法，經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大師之後，法脈開展為「五宗七派」，所以「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分別衍生出了臨濟宗、曹洞宗、沩仰宗、雲門宗、法眼宗等五宗，前三宗興盛於晚唐，後兩宗出現於五代，至北宋時期，臨濟宗又分為「楊岐」、「黃龍」二派。直到晚清，依舊是臨濟、曹洞並傳時期，尤以臨濟宗聲勢較大，故有「臨濟兒孫滿天下」之美稱。

總體上兩家皆宗本於南宗禪，皆依據同樣的佛教經典來弘揚六祖頓教宗旨的。在禪修方面都重視把日常生活與參禪相結合，隨順自然、發明心地以求頓悟。但細細考究，兩家禪學思想又不盡相同，禪法差異較大，禪風也形成鮮明對照。臨濟宗要求行者必須「真正見解」、「不向外求」、「隨緣任運」。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或言句，剝絕行者

情識，單刀直入，使人幡然省悟，此為臨濟特色。

曹洞宗則循序漸進，使其行功綿密，使行者功勳逐步圓滿，此為曹洞特色。無論是臨濟宗嚴父般的凌厲，還是曹洞宗慈母似的平和，在思維上都是求異的，都強調行者自身的覺悟，用棒喝或機鋒中斷行者思維，形成思維跳躍，引起返照，進而頓悟。臨濟宗與曹洞宗在中國禪宗發展史上持續時間長久，最終皆歸淨土。二宗在發展的過程中吸取中國文化同時也發展了中國文化，為禪宗這一中國特色的佛教作出了不朽的貢獻。¹

（一）臨濟宗七塔法派第四十二代傳人

淨良長老因感自身語言腔調的關係，無法與信眾溝通，又為了避免增加信眾的負擔，就在了中長老的牽線下，前往佛教會服務，如師父所說以服務來體會人世間的幻化，並從中吸取精華，建立自己的道業與人脈。在中國佛教會從會籍組組長、總務組長到總幹事，當時白聖長老為理事長，了中長老為秘書長，三人常為會務有所爭執，白聖長老深

謀遠慮，安排於民國70年將臨濟宗法脈傳承予淨良長老，並同邀今能長老、淳皓長老、宏慈長老於桃園宏善寺接法，正式成為臨濟宗第四十二代法脈傳人，賜法名「定紹」，期望長老紹隆佛法。長老常笑說，此後，再有爭執，法子也只能靜靜地聽法師父的指示了。所以，時任台北縣佛教會理事長的淨良長老在白聖長老指示下，於圓山臨濟寺舉辦護國三壇大戒，打破以個人的寺院傳戒，即以佛教會來傳戒，所得亦歸佛教會所有。

從臨濟宗法卷得知白聖戒光長老師承圓瑛弘悟禪師，圓瑛禪師亦曾任鼓山的方丈，其源流為臨濟七塔法派。七塔法派始自明代林野通奇禪師，到清末慈連禪師中興教化，圓瑛禪師為其最得意法子，圓瑛禪師再傳白聖禪師、玠宗禪師，成為該法派在台的主要分支。故在長老印製的法卷最後有一「附林野奇祖一支法派」之演字為「行大源遠，化導英靈，弘戒定慧，定正傳燈，真如法界，本無所能，了空妙悟，菩提心生，光揚祖道，有德同賡，千賢萬聖，永繼培增。」其中「弘戒定慧」說明了第四十世祖圓瑛弘悟、第四十一世白聖戒光，第四十二世淨良定紹，及後來的傳人，如後述的明光大和尚、宏宗法師及筆者等，為第四十三世「慧一

字輩傳人。

(二) 曹洞宗法脈第四十八代傳承

承接曹洞宗明暘長老的法脈亦有淵源，民國79年10月21日～29日在韓國召開之第17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會議主題是「今後十年佛教徒應有之挑戰」，當時台灣有三個代表團參加會議，除中華佛教居士會由黃書瑋居士任團長、漢藏文教協會由田雙壁居士任團長外，中國佛教會則由長老擔任團長，同團的代表有明光大和尚、廣淨法師、鄭振煌居士、丁如雲居士；而大陸代表團團長明暘長老，團員代表有淨慧法師、聖輝法師，兩岸當時是對立狀態（現在也是），代表出席國際會議後，回國都要寫報告上呈的，所以必須表現強烈的愛國主義，在要扯下對方國旗及逼對方離席的窘境下，為使在國際會議上不貽笑諸方，長老居中運籌帷幄，終經韓國執行委員會議決推請長老居中調停作主，於是長老和大陸代表團團長明暘長老研商，同意取消抗議書，圓滿達成多方請託之任務，受到各國代表團之讚譽。

兩團各自回國向當局交待完成任務，明暘長老向王永平居士提到此行圓滿的來龍去脈，念叨著希望進一步與淨良長老交流，但王永平居士傳話卻



民國81年11月26日於福安福慶寺傳法，淨良長老（前）與法子們合影。

說明暉長老希望淨良長老到上海接法，淨良長老亦感明老深明大意，值得親近，即隻身前往上海圓明講堂，承接曹洞宗第四十八代法脈，賜法名復良。

明暉長老很是親切，每晤師父，皆以同輩待之，師父欲行師徒之禮時，明暉長老常說對師父是「亦師亦友」，此言行身教亦使得淨良長老日後對徒眾不以師徒之禮使喚，而是以亦師亦友般教導。

據曹洞宗法卷：「夫求法者，不可以身求，不可以心求，不從佛求，不從法求，即無所求，即無所得，是為正求，是為正得，……圓瑛耀性性傳，明暉古通通傳，淨良復良。……曹洞法系偈曰：『慧元道大興，法界一鼎新，通天兼徹地，耀古復騰今。』」淨良長老為「耀古復騰今」的復字輩。

五、開枝散葉，法脈傳承

據筆者親近長老數十年所聞，常有僧眾欲接法脈，但多被長老拒絕，認為大家平起平坐，無有師徒間的拘謹，若成了師徒，反而不親近了。直至81年2月，任職中華佛寺協會創會會長期間，在林秘書長引薦下，有台東淨明小築明定長老、馬來檳城洪福寺文建長老來彌陀寺請法。長老即傳臨濟正宗法脈予二位法子。接了法後，各赴前程，好像也就不怎麼往來了。

前述福安福慶寺清亮上人共收有五個徒弟，長老是最小的一個，上有淨慧法師、淨開法師、淨聖法師、淨芳尼師及師父。淨

慧法師曾任福安市佛教會會長，淨開法師則在福安主持一個小廟，淨聖法師已往生，淨芳尼師曾主持師父出家時的福慶寺。淨芳尼師非常關照師父，知道師父要去受戒，就縫鞋子，準備糧食成就師父。所以兩岸開放後，師父亦常回福安報恩，淨芳尼師想方設法留住師父，即建議其徒堅松師做為師父的法子，師父因不想收法子，故意刁難說一位太少

了，沒想到淨芳尼師一下找來十位比丘尼接法，使得師父騎虎難下，故於81年11月26日，於福安福慶寺舉行傳法，當時接法者為1.堅松慧光，現任福建省福安市福慶寺住持。2.心證慧德，現任福建省福安市福慶寺首座。3.自妙慧崇，現任福安市彌陀寺住持。4.德真慧度，現任澳州南澳華嚴寺監院。5.洪法慧觀，現任湖南省邵陽市佛教協會會長。6.志興慧融，現任湖南省邵陽市東塔寺住持。7.妙光慧敏，現任福建省福安市隆興寺住持兼甘露佛學苑苑長。8.隆光慧真，現任福建省福州崇福寺堂主兼福建佛學院法師。9.光毅慧如，現任澳州雪梨觀音寺住持。10.傳修慧妙，現任福安市積福寺住持。淨良長老為以上十位比丘尼傳授臨濟正宗法脈，為第十四十三世法嗣。

民國98年5月，在慧雄長老引薦下，石室岩

寺妙敬法師請求接法，於福建惠安佛教中心舉行，當時亦只傳曹洞宗法脈。接法前，長老亦秉承二位法師父的教導，要妙敬法師低調不得宣揚，但傳法畢，莆田當地諸多大和尚亦來求法，宗教局聞訊即宴請長老，當地佛教協會會長性空大和尚還請名家揮墨製匾「不振宗風」，肯定長老為兩岸佛教的付出奉獻。

104年10月在福建、安徽、南京、西安、臺灣諸多法師禮請下，於莆田石室岩寺舉行傳法法會予十三位法子，分別為1.本昌慧昌（騰昌），西安香積寺首座。2.本明慧明（騰明），西安香積寺首座。3.能振慧振（騰振），菲律賓佛教總會副會長、菲律賓納卯市龍華寺住持。4.宗行慧照（騰弘），安徽省安慶市懷寧縣福慧寺方丈。5.覺耀慧耀（騰觀），徐州寶蓮寺方丈。6.界隆慧行（騰通），浙江省長興縣佛教協會會長、湖州壽聖寺方丈。7.輝振慧慈（騰正），安徽宣城市佛教協會副會長、宣城小九華興國寺住持。8.戒舟慧舟（騰應），福建莆田梅峰光孝寺住持。9.佛興慧興（騰勝），台南藥師苑住持。10.常真慧真（騰逸），台北彌陀寺住持。11.常心慧傳（騰照），高雄佛教道場監院。12.宏宗慧宗（騰參），新北市教會理事

長，新店妙祥禪寺住持。13.堅弘慧弘（騰弘），福建晉江龍溪寺住持。

此次傳法，長老因感年事已高，即同時將臨濟、曹洞法脈雙傳。此次傳法中，廈門虎溪岩方丈淨心大和尚亦早早報名，但當日與法務衝突，長老慈允，勸其以大眾事務為主，故淨心大和尚於105年專程至台北彌陀寺壽光樓，請長老為其傳授曹洞及臨濟法脈。自此之後，彌陀寺成為大陸及海外的法子們來台的棲息站，每至台北必至彌陀寺向長老禮座，乃至掛單。

110年初，在大雄精舍邱慧君居士轉達明光大和尚想正式成為長老法子的心願，希望長老成全，長老即回答要就快辦，且要求低調舉行的情況下，於2月6日假台北彌陀寺舉行莊嚴隆重的接法儀式，為免增加長老及寺方的負擔，明光大和尚自費請來海明寺監院果印法師一行六人擔任引禮師，長老亦授與明光大和尚臨濟及曹洞雙全之法脈。

是日，本欲低調舉行的法會，因明光大和尚法緣廣大，大眾聞訊，無不前往，有海明寺董事長如道長老尼、妙雲寺方丈如觀大和尚、妙祥禪寺宏宗法師、光華寺朱文印董事長、前立法院副院長鍾榮吉先生、國民黨台北市黨部黃呂錦茹主委、初文卿

書記長、中華民國道教學會張肇珩秘書長、中國宗教徒會邱玉珠秘書長、及慈濟志工、彌陀寺信眾、海明寺僧信、大雄精舍信眾等百餘人齊聚祝賀。

此次傳法大典，長老似乎也知道不再傳法了，故要堅如法師於午供前安排一個傳燈儀式，因燈能照破黑暗，以燈喻法，禪宗代代傳法，如同傳燈；於公，冀望明光大和尚能延續長老法燈相續，於佛教界中為大眾做更多事。明光大和尚亦不負長老所託，現今已是中國宗教徒協會理事長、中國佛教會、新北市佛教會副理事長；於私，長老希望來日，明光大和尚能多關照彌陀寺的尼眾法師們。果不其然，二個月後，長老即示寂於彌陀寺，明光大和尚成為淨良長老的關門法子。

禪宗傳法是禪師一大重責，歷代禪師在圓寂前，須先找到優秀的繼承者來承禪法，並交付衣鉢。如《景德傳燈錄》記載，釋尊傳法予迦葉尊者時，即曰：「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²因此所謂「付法」即是將法脈交付給弟子之意，付法的詩偈稱為「付法偈」。今將淨良長老臨濟宗及曹洞宗的付法偈詳列如下：

臨濟宗七塔法派：「……白聖戒光老人將此



民國104年於莆田石室岩寺傳法，淨良長老（前）與弟子們合影。

正法眼藏傳付於余，余今傳汝常真慧真上座為四十三世法嗣，善自護持，勿令斷絕，聽吾偈曰『臨濟正宗非棒喝，祇緣悟性有高低；會得祖師西來意，獨俱慧眼可應機。』

台北彌陀寺 淨良「印」書

曹洞宗法卷內容：「……吾今將此心印法門傳付予汝堅如賢者法名騰逸，為曹洞正宗第四十九代法嗣，汝當善自受持，勿令斷絕，聽吾偈曰『曹溪法脈萬年春，祖道傳承永弘通；宗正風清周法界，心印高懸丕宗風。』

台北彌陀寺淨良（印）

祖祖相傳，以心傳心；每次傳承都有一首「傳法偈」初期禪宗以衣鉢象徵傳法，付法之時就將衣、鉢、法卷轉交給繼任弟子，付法偈一說完，就像是禪師此生的責任已圓滿。

六、結論

淨良長老法脈之延續，本應是弟子們的責任，但近十年中，因委託中正大學歷史所，以顏尚文教授為首的團隊們整理中佛會歷年資料及編輯《臺灣佛教通史》，似乎與諸位學者教授們建立了父子般的情感，如蘇全正教授云：「又2020年6月，筆者曾夜夢在一四壁清朗的大房間內，長老端坐著，身後靜立陪侍弟子堅如法師……，筆者隨眾魚貫前進，至長老座前者筆者跪拜頂禮，淚求長老長壽住持，惟長老一臉肅然並未有任何言語。夢醒，歷歷清楚的夢境

及長老的演法示現，遂轉告顏尚文教授，並建議宜加快各卷纂修定稿的速度。」³ 對於佛教史的志同道合的使命感，每次的編輯會議都能產生出新的創意。為延續長老未竟之志業，趕在長老圓寂周年假台北彌陀寺舉辦《臺灣佛教通史》新書發表會，以報恩德。

第二年則由福安市福慶寺提出舉辦紀念活動之意願，因大陸人士目前來台尚有困難，他們無法參與，所以在福慶寺舉辦「光風霽月憶淨公——淨良長老圓寂二周年追思法會暨書法展」，筆者亦率二十餘位僧信蒞會。第三年及第四年，還是中正大學歷史所的團隊們在校內舉辦紀念研討會，直至紀念論文集寄到彌陀寺，筆者方知，實感慚愧！

今年是長老圓寂第五年，決定舉辦研討會時，就對題目的定義怕外界執疑，果然，當筆者拿著請柬邀約長老法師時，多被提出何謂「人文佛教」？與印順導師提出的「人間佛教」有何不同？長老在卸任中佛會理事長一職後，深感網絡弘法的重要性，但原中佛會網站已不能再使用，即要求筆者再架一新的網站，由長老命名為「人文佛教網」，這才有學界及教界稱其為「人文佛教的先覺者」之由來。長老進一步解釋，為何定名為「人文佛教」？

「人文」是人類的文化，文化中的「佛教」，原是以人為本的宗教，所以「佛」即是覺者，而覺性是人類天賦的本性，所以有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之說，而今身處文明時代，人我更應以禮相待，彼此尊重，相互提攜，才能建造和諧依存的文明社會，不可被妄想執著之私欲所矇蔽。網站以「人文佛教」為名，是希望所發佈的訊息都是覺察本性、覺悟諸法、實事求是，共創人文福祉。⁴ 「人文」二字即是以人為本，人文本就根植於內心的素養，就如佛性一般，只是眾生被塵勞矇蔽了，沒有照見本具有的人文天份。

就如，長老早民國100年就發揮人文佛教的天份，如在《人文佛教網專輯·序》中云：「惟近年發現兩岸多有不顧佛教倫理與維護兩岸互動立場，祇為增強自己的活動力，難免有泛濫之勢……以前，對岸邀請台灣佛教團體參加活動，是以貴賓之禮行高規格接待；現在，只能隨喜或陪襯而已，互動頻率也有漸趨鬆弛的現象，在未來的歲月中，兩岸互動可能不如過去熱絡，這項趨勢必須加以關注。⁵ 十五年前，長老憂心的問題，如今已發生，但長老在書中亦提及，只要我們保有德業的修為及僧格的提昇，才能立於不墮之地。就如長老所說以

其一生對佛教的貢獻及修行的性格涵養做為報師恩，之所以將自己號為「壽光樓主」，就是要時時勉勵自己以自己的智慧為人民服務，培養個人的福德，要做自己的主人。卻又能像雲一樣灑脫，像山一樣自在，隨時隨地可以顯現，也可以消失，不受外境的影響，以山野為伴。⁶

筆者也多次隨長老返回鼓山湧泉寺，參訪其建築及禪堂的法師們，看到鼓山雄偉的山和樹，及法師們樸實的修行，心中生起莫大的感動；尤其是當初師父住的方丈室旁的侍者寮至今仍保留，至此，似乎時光倒流至當初盛慧禪師和師父在方丈室裡教導及愛護。

雖然，長老已在常寂光中，但德澤裕後，例

如：112年冬，筆者應邀出席安徽佛教協會舉辦兩岸書法研討會，席上，輝振法師致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聖輝長老，長老甚是關心淨長老圓寂之後，我們不再進行兩岸佛教往來的事務了，請聖長老放心，我們還傳承淨長老的遺志後，長老才寬心地勉勵了幾句後掛上電話。

113年11月，筆者亦隨法雲寺法脈回訪鼓山，在禮祖過程中，驚覺現任方丈普法大和尚早已默默地將長老的牌位刻成莊嚴的木製永久蓮位，並供奉於

湧泉寺祖師堂裡，末學亦帶隨行僧信前往丈室表達謝意，方丈和尚輕描淡寫地說者「淨老永遠是鼓山人，理應為其留一法席」，聽完，莫名感動，回台亦告知信眾，若有至鼓山，必至祖師堂禮祖。

113年12月，明光大和尚率團至上海留雲寺、玉佛寺、龍華古寺、靜安寺、大圓通寺參訪時，筆者亦帶著《臺灣佛教通史》至各寺致贈，受贈者皆云曾聽淨良長老提過此部大作，今日終於能以拜讀，長老心血，必須視為鎮寺之寶。尤其到了玉佛寺及龍華古寺，可說是長老的祖庭，受到兩位住持覺醒大和尚和照誠大和尚親切熱烈的歡迎，兩岸佛教的法脈就這樣緊緊地連結在一起了。

註釋

1. 殷玉樓，〈臨濟、曹洞二宗禪學比較研究〉，安徽大學宗教學，2006.11.10
2. 詳參蔡榮婷：《《祖堂集》禪宗詩偈研究》（臺北：文津，2004），頁133。
3. 蘇全正，〈淨良長老與戰後臺灣高等教育〉，收入《人文佛教的先覺者——淨良長老圓寂周年紀念論文集》（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媽祖文化研究中心），頁74。
4. 淨良〈序〉，《人文佛教網100年度網站專輯》，（臺北：彌陀文教基金會，2012年7月），頁8-9。
5. 同上，頁9-10。
6. 拙著：〈淨良長老專訪——抄本〉，頁29。